



著作：[佛教演讲集下](#)

不共世学的佛学

一九六九年在香港珠海学院佛学会讲

我很感谢诸位的美意，邀我来贵会主持佛学座谈会。各位对于研究佛学的热情，亦使我无限欢喜，现在在未开始座谈之前，我想先将佛学与世俗学问立脚不同之点，略为指示。

一、以空遣有

世间一切学问，不出空有两途。世间的学问，多著重于有，佛学则著重于空。世学著有，所以世人多以有为好，以有为吉祥，积极的向有的那一方面去追求，愈有愈多，愈多愈妙。有时为了追求更多的有，更多的财物器具，欲达到目的，甚至会不择手段，牺牲他人，成全自己，妄造诸业，沦

63

於苦趣。因此佛学著重谈空，以破除著有执我的弊病，拔济溺尘失足的众生。但怎样知道有是空的呢？论典说：「未曾有一法，不从因缘生，是故一切法，无不是空者」。这说明宇宙森罗万象人生的有，不论那一法，没有他自己内在的主因和外力的助缘，是不会生起的。如以我们人来讲，这一期生命个体的产生，是先由自己阿赖耶识内在的缘力结合，才能形成一个胎儿。这胎儿是先由自识与父母的三种因缘形成，成人後，又赖家庭亲族及社会种种的外缘助成一生的事业。即是众缘和合助成人的一生，就知缘会则成，缘离则散，所以说是缘生性空的。领悟了这缘生性空的「空」，就能破除众生著有的我执，使之解除由我执而造业，由造业而失去自由的系缚。这样看来，佛学讲空，只是为破众生著有之病的手段，不是空了一无所有才叫做空、才是目的。「佛说诸法空，为破一切有，若有执於空，诸佛所不化」。这个道理，打个比方，好像人从事革命工作，有破坏与建设的两个方面，破坏是手段，不是目的，破坏之後的建设，才是目的，如认手段作目的，那就错了。佛学谈空亦如此，空只不过是空去烦恼业垢的手段，目的在空後所建的净业，所谓「空而不空」。这不空，指的就是佛果涅槃的一切真净的智德，须由空去众生的烦恼执障之後才显现

64

的。

一般世学中人，殊少理解佛学谈空的意趣，多数误解以为是空无之空，空了一切东西都没有，才叫做空，因此怕听谈空，认为空是不吉利的。这与世俗的人以有为贵、为吉祥的思想刚刚相反，这些人由於误解而产生畏惧和反感的心理，因此往往对僧尼亦起歧视，认为僧尼的光头，等於空了无物，是不吉利的人物，尽量避免接触。如在香港上海一带，还流行著坏的习惯，有人早晨出门碰见僧尼光头，大呼倒霉，或叫一声「大吉利市」，或吐几下口水，急急地走过，生怕僧尼的不吉利会传染给他，连累了他，使他今天做生意亏本蚀光，或赌博输得精光。这与泰缅佛国的信徒，以见到僧伽为吉祥，敬僧如佛的态度，刚刚相反。其实依佛法的本义，光头是代表清静，代表空去垢污，空去是非执

障，是最吉利，最吉祥的象徵；反显出世间一切有执有染的贪欲，有是有非的我见，都是不清净、不吉祥的，须要把这些不清净不吉祥的东西空掉，然後呈现出来的真如净德，才是最清静、最美丽、最吉祥的。故知佛法谈空，并非空无一物之空，乃是内涵无尽宝物的空，所谓「无尽空中无尽藏，有花有月有楼台」，便是这个意思。

65

二、由心到物

心属於内，物在於外。佛学以世间诸法，都是由心而生，谓之内学；其他一切世间之学，都在心外广谈事理，谓之外学，或外道。楞伽经说：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」。譬如今天我们开会谈论佛法，先由我们心中要想做这件事，然後才实现今天开会的事实。由此推至世界一切事物，不论大小，都是从心力的变现而起的。华严经云：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。可见十方法界，本无实法，一切虚幻的境界，都是我们心识上所反映出来的影子吧了。如人为善去垢，心识清静，则其将来从心识上所显现的境界，就是天堂、佛国，反之为恶而心识不净，其所幻现的业报，就是地狱、鬼、畜生。但普通一般的人，多以为眼前所看到的境界，都是实有的，你说是空，他未必会同意；其实照佛陀体验来说，宇宙人生一切事物的外境，都是如幻如化，如梦如电，没有丝毫的实质。人在梦中，所见到一切的境物，都以为是实有的，到他醒来，才恍然觉察到梦境都是虚幻的。人在迷中，认为外境实有，亦如人在梦中一样，生起了

66

如许的幻觉，认为梦中所见的山河大地，都是实有其境、实有其事。故永嘉大师开悟後说：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後空空无大千」。如此，世界本无实事，人生本无实境，一切天堂地狱，都不过是随心识所造业力之善恶不同所幻想出来的假相，亦有染净不同了。

關於万有诸法，唯心唯识的道理，研究佛学不多、理解不深的人，必多疑难。如说万法既然唯心，现在眼前有一张桌子，请你从心里再变出一张桌子来给我看看，如你变不出来，证明万法唯心的道理不能成立。如果是这样一变就变出来，叫做唯心，那佛法就等於变戏法的幻术一样，还有什么研究学习的价值？我们都去研究幻术好了，何须再来研究佛学？可见事情不是这样简单，一定还有其他的道理。我们应知道世间事物的道理，有相对的一面，亦有绝对的一面，从相对的一面看，有可变作无，无可变作有，乃至长短高低，都可以互相变换；而自绝对的一面看，事物的真相如何，只可以修证的工夫去体验证知，不可以从形相上装作变化得出来的。古诗谓：「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，只堪自怡悦，不可持赠君」。这个意境，正可以彷彿绝对的真理，唯证方知，是无法表现得出来的。

在二十唯识论中，用观河的比喻，显明外境万法唯心的道理。眼前同

67

是一条河水，人见到的是水，天见的是琉璃水晶，鱼虾视为家宅，饿鬼看到的却是浓血猛焰。同是一种外境，而各自所见不同，如果外境是实有的，如何看见的会有不同呢？分明外境是虚妄唯识的，所以能随见者心识业力的染净不同，随其由识力所现的业境，亦有粗妙的分别。这样，我们对于万法唯心的道理便可领会多少，不是像变戏法那样的变，才见到万法是唯心唯识。同时在原理上说，我们所以不能从心中变出一张桌子来，亦因我们的心识力量不够，於法执实，有所障碍，如以有神通的圣者，心境的力量空无障碍，叫他变一张桌子是很容易的，算不得什么，「点石成金」，也不过是「雕虫小技」吧了，没有什么了不得的。

在这里还要注意的，是佛学所阐明的唯心哲理，并不如普通一般唯心或唯物的哲学家那样执持呆板的理论，主唯心的便与唯物抵触，主唯物的便与唯心斗争。如唯心派的哲学，执由「思惟决定

外物的存在」，而唯物派的哲学，恰恰相反，坚持「存在决定思维」；但佛学的唯心，仍是心物双关的，虽说唯心，而不否定如幻的外物，同时虽主万法唯心，而到最后一步是心物双遣，能所两亡，不但物不能立，心亦站脚不住，是一种非心非物、即心即物，浑融一体的绝对境界。成唯识论所谓：「若执唯识实

68

有，亦是法执」。这个道理，唯可从修证体验而得，不是普通哲学、甚至一般宗教滞於闻思名言的戏论境界，所能比拟的。

三、从果显因

佛法的理则，侧重因果，离了因果的观念，便越出了佛法的正轨；但平时演讲佛法，或修行佛法，都是由因至果，即由发心修菩萨道的因位，才成无上佛道的果德。可是现在要讲从果显因，是由佛陀设教方面说的。佛陀的设教，叫做「果後施化」，即一切佛法，都是由佛陀证果的实智，方便而起权智，为救世度人，而施設教化。这种教化的施設，即是佛陀证果後权巧方便的境界，我们博地具缚的凡夫，智识浅薄，自然难以统统理解清楚，或感到幽玄微妙，莫测高深，亦所难免；因此在佛学上有许多问题的答案，都非通常之人的境界，一时必难尽解，只有尊重佛陀的圣格，建立信念，先来接受，慢慢体会，透过思惟修养的工夫，达到那种高深幽玄的理境、这确是一个稳健切实的办法。

佛法的修学者，原有两种，一种是随法行，一种是随信行。随法行是

69

根利智深的学者，先由理解而起信仰；随信行是根钝智浅的学者，无理解力，先由信仰而慢慢再求理解。我们现在如果对佛果的功德一时难尽理解，只好凭信佛陀的言教，先起信仰，决不能因未尽解，便怀疑不信。比如小孩智识幼稚，父亲跟他谈起四十年前的事迹，未能理解，没有什感觉，因此就否认父亲所说往事的真实性，不肯信仰，那就错了；照理应先相信父亲所言不谬，自己不懂，只好待年纪渐长，慢慢寻求理解，以证知父亲所说的是否真实。现在我们的智慧与佛陀比较，则如幼稚的小孩与富有经验学识的父亲比较一样，所以对佛陀果後施化的教法，一时未能甚解，也应先信後解，或从慢慢地修学上来求验证，这才是学佛者应有的态度，绝不能因其难解，一时难以领会，就加以排斥，或弃之而不顾，造成自己对人生学问无比的损失。

今天开座谈会的目的，是希望大家能在学问知识上交换意见，讨论问题，寻求新的发现。有思想、有见地的同学，不但提出问题，还望自己能互相解答。因为今天既是座谈，当然不单由我一人解答问题，可能我解答不出来的问题，还劳各教授、同学们来解答。孔子说：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」，何况今天在座有这多人，岂只三个？昔年孔子「学无常师」，「

70

入太庙、每事问」。我们作学问的态度，亦应如此，只宜虚心求教，不宜高慢自满。佛陀平时教诫门徒，常常叮咛嘱咐，叫他们「参访知识，亲近明师」，这里面便含有「学无止境」，「学无常师」，「法门无量誓愿学」，「多闻益智」的意思，也是对学者修学的态度，作一但明确的指示。

还有一点声明，佛学既是佛陀果後施化的学问，我们尚是因地中人，所问所答，未必尽合佛理，尽契佛心，如有语未尽意，理未尽致，留待开会过後，仍可慢慢研究、或以书面提示，较为妥当，想各位亦必同意。

71